

我心中的石头,由孩子们取出

西塘,水折叠的时空(外一首)

王耀军(四川)

西塘,水折叠的时空
我漫步青石小巷,回眸古韵依旧
流淌的河水,跳跃岁月的音符
折叠时光的纹路,诉说千年故事

古镇的街道,细腻而宁静
仿佛时间驻足,静听讲述往昔
白墙黛瓦照残阳,倒映时光的波澜
水乡的柔软之美,缓缓荡漾

风轻拂过长廊,吹散尘封的记忆
竹影婆娑,拥抱心灵的静谧
渡桥的人,行走在时空的折叠里
与古镇相遇的瞬间,留下了印记

西塘,如同一幅水墨画卷
水折叠出古老与现代的交融
思绪舒展古镇的怀抱
飘逸在我梦中的缝隙里

西塘,一条烟雨长廊

此时,我走进一组现代的诗
微光勾勒出水墨的意境
让现实与梦幻在这里交融

西塘,烟雨缭绕中的长廊
映衬着白墙黛瓦的古老韵味
灯火穿梭于优美的诗行中
将岁月点亮成了新的过往

时光的旋律在长廊走过
回响着曾经的欢声笑语
现代的步伐融入其中
赋予了古镇的活力

烟雨长廊,见证岁月的变迁
传统与现代在这里拥抱
激荡岁月的厚重与透明
这条长廊,交织成独特的乐章

此刻,我沉浸在烟雨中
感受时光的流转和生活的浪漫
一组鲜活的现代抒情诗
在墙壁里生根

情深作茧——写给妻子

韩德洛(江苏)

躲进卧室深处,思念来去自如。
静静地听风,路过窗台。
易冷的烟花,在眼底盛开。

宁静夜晚,你是否与我一样,
隔着空气触碰彼此的指尖。
如非要对青春有一个总结,
这首未完成的歌,一万年最贴合。

多幸运。不用言语,
你就明了我的深沉心事。
不必怀疑,我愿守护
你的微笑与天真。

从今以后,理红装,牵素手。
养花种草,在天空中挂满星星。
看岁月轻流,过烟火人生。

残灯不语,伴我和泪落笔。
剥离所有浮华跌宕的言语,
只剩下最平静的三字:我爱你!

大美新疆

陶功美(江苏)

群山提起唯美的胸膛
原始的小森林探出奇异岩石
冻层下是一层层土壤
稀疏的阴坡长满了奇花异草

帕米尔高原东部的山坡
与西戈壁擦肩
平原的农物区,耕耘的号子声
唿哟哟,游了一圈陶阿陶县

八声甘州·游泸州景区感怀

王蔚(北京)

望亭台水榭碧云天,
远翠掩琼楼。未及风临近,
弥香满鼻,凝郁如稠。
慨赞龙泉涌玉,酒道秉千秋。
犹似银河水,源远流长。
恣品仙醪佳酿,
暂忘红尘事,一念无忧。
窖池怀今古,宝洞有金瓯。
想摘仙摘星揽月,举杯歌信手泛扁舟。
今朝我吟诗饮醉,亦梦云游。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99 期

情殇(组诗)

殷贤华(重庆)

春水瘦

春水瘦成一条溪
腰越来越长
溪的两岸,一跃而过

绿肥春红中你的背影越来越小
你说春水的方向是理想

春水又一次漫过脚跟
我慢慢站成春天的礁石

春风阔步
我活在画卷三百里

寻

我的喉径沉睡着一只百灵鸟
是你的闯入惊醒了它

你点燃火把后悄然离去
我借着月光拼命寻你

作为画师,此刻
我要在空白的宣纸上
寻一筐红豆

我还要把字典里的所有颂词寻出来
装进通向你的邮车

季节的交接

春天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花啊,草啊,叶啊
色啊,香啊,味啊
任意打扮,美若天仙

春天降临
在世间布下爱的温柔
你爱春天,我爱春天,万众爱春天
但春天懒得理我们

不信?你看大家如痴如狂
而春天一转身
就投入夏的怀抱

酷夏

太阳炽热的爱
在这个季节疯狂

明晃晃从天上飞奔而下
拥抱过的大地滚烫

这正如我们
热辣的感情

火焰(组诗)

马道子(四川)

漫步

一个人静静走过,滨江步游道
江水无语,植物静默
舞蹈优雅,小高楼幽静

它们在眼睛里,又不在眼睛里
是我的,又不是我的
生活中的千丝万缕

自由安详,在它们身边
我渺小,像大江的一条支流
穿过,尘世的纷纭

裹紧的羽绒服,抵御了寒冷
风的刀子,削秃了头发
斜阳下,我不改色走过自己的影子

火焰

高山上有雪。我在平坦的城市
气温下降,冻手脚
风刮得脸生痛,滨河路上行人可数
潮湿清冷,人们被房屋包裹
残存的枯叶垂落,鸟无踪

黄红相间的清洁服,在路上
冒着呼呼的寒风,清扫
他扬起扫帚,把垃圾团起来
把冷寂扫走了,那专心致志的背影
像移动的火焰,我不知道他的姓名

他的影子在呼唤,我跟在他的身后
一棵棵低矮的树,叫不出名字亦无叶
冒出了一丛丛白色花蕾,视野不荒芜
毛毛雨的尘世,不空旷
我和他越来越远,像两棵树移动

再大的雪,淹没不了
他忙碌的身影,也冰冻不了
他的血流,他用手脚
以爱
指引一条路,我看见了美

石头

年过半百,在磨石
我磨了两个,一个是棱角分明的
被磨得圆润
耗去了青春。另外一个沉重坚硬
经过了锋刃雕琢抛光,小巧玲珑
我随身携带的印章。还有一块巨大
正切割,在我有力气的时候
刻上出生年月和姓名,余下的女儿补上

花费了最大力气,就是一生
我只能磨掉三块石头,一块在过去
伤痕累累,一块在当下
无法模仿,一块给未来

张中信(四川)

哪家的小孩子头痛脑热,老根叔不请自来,用自己的土法子,一阵汗流浹背地捣鼓。孩子哇哇哇一通哭叫,这个家庭马上有了欢声。

野茶濡人记得他,因为他是一个手艺人。野茶濡人忽略他,因为他是一个无依无靠的人。

手艺人老根叔,很平凡真诚。他不会因为给哪家哪户干了一点事情,便会收钱收礼,或者蹭饭吃。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大半辈子为他人操劳,从来也没有人关心过他的日子。

老根叔的日子停在了73岁那年。村里人都来为他送葬。他们一个劲地叨咕,老根叔真是一个苦命人。

耆老杨宗汉

一生只有一个爱好,吃肉。一生只做一件事,种地。

野茶濡的耆老杨宗汉,耆耆之年,仍可以挥动斧子,去野人山中砍柴。干活、干活、拼命干活,干活就一身轻松。农闲,便一身毛病。不跟任何人争高下,不向任何人求施舍。

没有进过县城,更不知道省城。只赶过平溪坝、板板桥、青峪口三个场镇。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究竟有好大,在他眼里,就只看见过的

说点种葫芦事儿

袁娜(四川)

种葫芦

做酒具时掏出的葫芦籽,同事小崔提议将它们种下。

小崔好摆弄花草,纵使工作再忙,也不忘每天给阳台的植物浇水,即便一粒辣椒籽,一颗玉米粒,或是一株不知名的草儿,经他照料后,竟可以结出辣椒、长出玉米棒子或是开出小花儿来。

办公室的阳台一角,专门为我备下了一个种葫芦用的大花盆。

桃红过尽的日子,小崔说,可以下籽了。

我将十余颗葫芦籽分散在花盆里,每日适当浇水,以使土质潮湿以催籽成芽。一周刚过,葫芦籽开始破土,微微露出嫩黄的芽。我很欣慰。

后来的几天,每日上班第一件事儿便是走近阳台向花盆喷水雾,直到那些嫩绿的叶瓣上聚集着一层小小的水珠。葫芦苗长到筷子高时,似乎停止了生长,失了生机。仅仅一周,十余棵苗先后倒了下去,留下光秃秃的大花盆。阳台上其他盆里的兰草却显得格外油绿。没了一棵也没留,真干脆。

再种葫芦

那就再种一次吧。

这次我选了二十颗饱满的葫芦籽,将它们在水里浸泡两日,之后分布到两个花盆里。

这次出苗很快,仅三天,小芽儿冲破泥土,生得很齐整。我想,这么多苗,总有一天一棵能活到最后吧。

而一周之后,葫芦苗开始有了习惯动作——倒苗——好吧,看谁倒在最后,我只求能留下一株就够了。

嫩苗逐日由二十株减到十六株,再到七株,之后余下的四株苗还算精神,看不出它们有“活够了”的意思。只可惜,余下的四株苗挤在同一个花盆里,难免要“同室操戈”了。

这样挤挤挨挨,都会长不好,我果断地结束了其中一株苗的生命。

余下的三株苗长到尺许,其中一株迫于成长压力,选择了提前离去。我不

场镇那么大。

天黑就睡觉,天亮就干活。春夏秋冬的活计,在年复一年中干得风生水起。

他活到了2011年,死时103岁。他是野茶濡最与世无争的人,也是活得最长最久的人。

七姨的家

七姨的家离野茶濡很远,远到要走上一整天。七姨的家在野人山深处,一个只有几户庄稼人的小村子。

七姨脚小,颠簸难以远行。七姨夫耕地、种田,还打猎。七姨家的房子,下面是石头砌成,上面全是木料垛码,楼上住人,楼下喂养牲畜。

勤劳,能干,半个火烧馍撑着,七姨夫可以犁完一亩三分地。犁沟的深浅,几乎成了七姨衡量七姨夫活计的试金石。生活在大山深处,七姨和七姨夫用勤劳的双手,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

当七姨和七姨夫脸上刻满犁沟沟深深浅浅的沧桑,儿女早已长大成人。他们撂下那几亩坡地沟沟的田地,走进了城市。他们对土地已经有心无力。

过年了,七姨心中总不踏实。她惦记着那些土地。

难过。

还有两株,够了!这两株长势尚好,它们绕着棍子攀爬着,只是略显纤细。

这个夏天,烈日如火。阳台上其他植物也好不到哪里去,连小崔的豆苗也有了颓废的色彩。我的葫芦苗,正经受着火一般的考验。

成长,总是在考验中进行的。很遗憾,又一株苗承受不了这样的考验,选择了退场。

至少还余一株苗,也算如我所愿了。

当藤蔓长到一米左右时,我因事回了老家。我想,等我返回时,葫芦藤应该延伸到阳台顶端的架子上了吧。而这期间,有小崔帮我浇水,我不担心。

当十余日后自家返回,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儿便是走向阳台,查看葫芦藤的长势——

一根枯藤!

随缘

葫芦藤枯了。多少有些失望的,而这种失望,恰是缘于曾以为可以收获一些大大小小的葫芦,缘于内心的一丝不甘。

不如人愿,许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缘,许是我本不该种葫芦便希望收获葫芦吧。

一切的羁绊苦求无非徒增烦恼,就像我想收获葫芦,却在葫芦苗一株株枯萎倒下时,内心升起的那丝淡淡的失落与不甘——这绝不是一种好情绪,它只会给生活带来负面影响。

我想,人之所求,求而得之,可喜;求而不得,也当无忧。若如此,人生哪还会有烦恼可言?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偶见断垣碎石中,居然开着花儿;藤蔓绕树几匝,竟也结出瓜儿。

——自然而然地,该开的花儿,该结的果儿,自然会开花结果,即便无花无果或花开谢早,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从容平淡,自然达观,随心,随情,也随缘。

牛湘坤以事实及自己的教学实验,以及严密的逻辑论证说明了写作成功的最重要因素是“悟”而不是反复机械地操练,从理论上解决了写作教学费时费力的重要难题。牛湘坤在《教育实践与理论探索》一书中,用他亲身实验证明了写作教学中的“悟”的奇妙性。该书所使用的三种“悟”的方法都极大地缩短了教学时间,尤其是“录音写作训练法”若使用得当,用时极少,这些教学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教学效率。

成功地通俗地解释了哲学思维是怎么回事

西方国家的理论家虽然早在两千年前就成功地运用了哲学思维或辩证思维、理性思维,但可能是西方语言中缺乏“腹稿”一词之故,哲学家们反复争论,始终没有说明白哲学思维究竟是怎么回事,以至于两千年来哲学思维都是一个不解之谜。而牛湘坤以通俗简明的“双重腹稿形式”的概念成功地解释了哲学思维究竟是怎么回事,很多人甚至也包括笔者在内豁然开朗,终于明白了思维上的一个巨大难题。

当然,牛湘坤的写作理论还涉及了很多方面,如证实了“文史哲不分家”的说法,批评了传统写作理论的弊端等。

媒婆牛婶

一辈子没有嫁过人,却促成了几百对婚姻。没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都叫她牛婶。

牛婶很牛,牛得让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男人和女人,居然做成了夫妻。牛婶更牛,她说成的婚姻,两口子就是闹得不可开交,也不会“散伙”,最终还是在同一个锅里舀食。

一生没有和任何人红过脸,一生没有和乡亲们扯过皮。她走村串户,对五岭四山的男女情况了然于心。到了该保媒的时节,自然会跳开说起。

走到板板桥街上,牛婶被上场口下场头的人围得水泄不通:牛奶奶、牛婶婶、牛大姐。

牛婶爱理不理,甚至不问东西。她知道该办什么事,该说什么话,要达到什么目的。眼看着一对对新人走进洞房,眼见着他们的儿女长大成人,牛婶心里像吃了蜜一样甜。

有一天,牛婶终于走了。却也风光也有面子。那些送她的男男女女,哭成一团烂泥。她们舍不得牛婶,更怀念被牛婶忽悠的日子。

手艺人老根

野茶濡的手艺人,我们叫他老根。一直叫了二十多年,还是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

他是手艺人,大凡乡间的一些零打碎敲的手艺,他都会做。小时候,家里的柴火灶冒烟了,母亲一声喊,去叫老根叔来看看。不到半个小时,老根叔已把灶里的浓烟排得干干净净。

从半空里望去,山路就像一个

大大的盆栽,根深深深地扎在王家小河里,蓝莹莹的河就是一个盆。河水丰盈,山路葳蕤,在卧虎山间飞甍生长,嚓、嚓、嚓——我分不清是我的脚步声还是山路生长的声音……我像一条大青虫,在这藤上跑跑停停,最后,我歇在了王家小河边的乌龟堡处。

河水亮汪汪,菜花金灿灿。母亲,满头白发,伫立在乌龟堡的一片金色的菜花地里,堆着满脸的笑,却一言不发。母亲是幸福的,有这绿宝石似的一湾河水陪伴着,母亲可以不慌不忙地照着影儿梳妆了;母亲夜里走路路再不怕摸黑了,有这金灿灿的油菜花照亮脚下的路。

天空飘起了雨丝,母亲终于有时间坐下来给我缝书包了。“这是下的油呀!”母亲一边飞动着手里的针线,一边望着这油做的雨丝,仿佛闻到了油香,脸上的笑容也像雨丝那么亮。不一会儿,从一条破裤子上剪下的两块布在母亲手里变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小书包,我捧在手里,像捧着一个洋娃娃。我把兴奋地刚发的新书和姐姐给我订的本子装了进去,我仿佛就是那歌声里的“小二郎”,明天我也可以背起书包上学堂喽!

星光中,母亲正在王家小河边任家滩水磨坊忙碌着,母亲时常用撮箕往斗里倒麦粒,时而在出面口的罩子里扒面粉,水车轮子吱吱呀呀像在哼着一首古老的歌;河水急匆匆的,也像母亲一样,难道河水在山的那边也养育着儿女?河里雾蒙蒙的,一切都还在睡梦中。天边微露晨曦,我照母亲的吩咐,在河边的沙地里采野菜。太阳露出了脸,我用衣襟包着野菜来到母亲身边,母亲摸摸我的头,说我有出息。几只麻雀飞到水磨房的地上来找寻丢失的麦粒吃。母亲装好面粉和麸子,向五显庙生产队面粉加工房走去,我兜着野菜,跟在母亲身后,母亲的身子此时就像一头正在犁地的牛,头深埋着,吭哧——吭哧——往前走。

母亲终于被生活的重担压倒,倒在月光下的秧田边,及时赶来的叔伯堂兄们用滑竿抬着母亲向县医院飞驰。一检查,母亲全身的血红蛋白不足三百克,脸色蜡黄,像一个皮影人躺在病床上,嘴一张一翕地像要说点什么,可是母亲已不能说话。母亲的右手紧紧抓住我的右手,眼角滚出几粒泪珠,我眼前一片模糊——也是这只手,曾经在月光下从老家的水井里牵回我的魂,也是这只手握看星光送我进学堂……忽然,母亲一松手,我像丢了魂。

河水亮汪汪,菜花金灿灿。我们给母亲选择了乌龟堡这块吉地,母亲是幸福的,有这蓝莹莹的一河水陪伴着,有这金灿灿的菜花照亮她脚下的路。

牛湘坤和他的写作理论

杨建华(贵州)

三十年前,我和牛湘坤分别从贵州铜仁、湖南长沙南下深圳,不约而同供职同一所中学。他为人低调,又因夫人余女士是海外学成归来,来深圳之前已是湖南省的英语名师。在旁人看来,牛湘坤仿佛生活在夫人巨大的光环背后。

牛湘坤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突然有一天讲国际时事政治时,直接用纯正的英语引用外国政要的话,再翻译成汉语点评。又过不久,国家一级刊物、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学语文教学》发表了他的一篇关于中学作文教学的论文。我拜读了那篇论文,援例说话,引导得法,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并用,鲜活的面面感、睿智的哲思迎面扑来,精辟透彻,文采飞扬,让我顿时对他刮目相看。

不久前,老同事们组织聚会,突然得知牛湘坤的新著《教育实践与理论探索》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果然不出我之所料,书中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写作理论,列举了一系列新的写作教学方法,其写作理论至少呈现了如下特征:

从理性上证明了写作前“打腹稿”的必要性

虽然一千多年来中国就有“打腹稿”的说法,但由于是经验体会而缺乏理性证明,所以“打腹稿”在正统写作理论中,始终未占有一席之地。再加上西方国家语言中缺少“腹稿”一词,因而“写作前须打腹稿”的说法得不到传统写作理论的承认。而牛湘坤的理性论证使“打腹稿”的方法正式成为写作理论中最重要的步骤。

论证了写作教学方法的要点是“悟”

传统的写作理论认为,写作方法的掌握与知识、技能学习方法一样是“熟能生巧”,多读多写及了解写作理论中的各种写作技巧,写作就自然学会了。而牛湘坤证明,这些传统写作理论的说法及教法虽有一定道理,但效率很低。